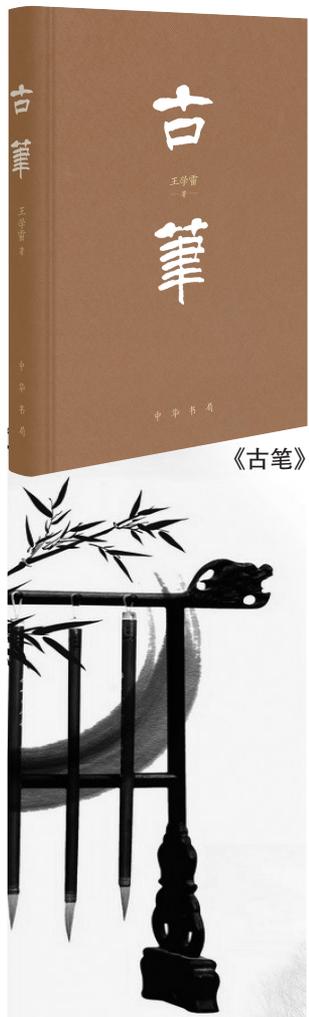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古笔》告诉你： 汉唐的毛笔究竟有多奢丽？

毛笔不仅是中国传统书写工具，更是中国传统的重要文化符号，它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变化，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文化风貌最重要的塑造者之一。

“兔毫”和“狼毫”出现于什么时候？古人更偏爱哪种动物毛制的笔？“汉居延笔”是怎样被发现的，后来又经历了怎样坎坷的迁徙之路？王羲之、王献之用的毛笔，和今天的毛笔有什么不同？今天的毛笔是“进化”还是“退化”了？汉唐时代的笔管，其制作究竟有多奢丽？西方的“毛笔”与中国毛笔有哪些异同？字的好坏和毛笔的关系究竟有多大？存世的汉唐古笔文献中，还蕴藏着哪些古笔的信息？

书写的工具、材料、操作空间、展示空间，这些都是与创作活动密切相关的问题。尤其是笔毫的刚柔、长短、粗细与书写方法之间的关系，笔与字的大小、字体、风格之间的关系，都值得深入探讨。



《古笔》

揭示毛笔的制作、传播和使用

如果你对以上这些问题感兴趣，可以翻阅一下中华书局2022年最新出版的《古笔》。书中梳理大量史料和考古成果，呈现宋代以前毛笔的形态和发展，并由此探讨早期书法、绘画艺术发展及文化传播背后，工具所发挥的重要而又奇妙的作用，揭示毛笔的制作、传播、使用等方面有意思的文化现象。作者王学雷是江苏苏州人，论著曾获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。

作者考证名物提出独到见解

上卷中，作者对于笔头的用料、性能、产地、制作工艺、功能，甚至笔杆的制作与书写的关系，装饰性与实用性的关系等都有精彩的探讨。作者还考证名物，对于形管、笔管、笔管、削管等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。比如，作者运用文献与实物的互证，对东晋束帛笔头、晋代缠纸法的功能进行推测，而材料、制作工艺之于书写的意义也有详细的阐述。

书中收录了作者搜集多年并配以准确的说明文字与数据，为有心的读者提供一份完整的图像资料。学者薛龙春在序言中提到，虽然考古类

《古笔》并非一部研究毛笔发展史的著作，而是将笔墨集中于书法经典得以确立的汉唐之间，对这一时期毛笔的形制、工艺、性能与文化进行专题研究。全书分为三个部分，上卷是关于汉唐毛笔的一组研究论文，中卷是汉唐之间毛笔实物的图像与说明资料汇集，下卷是对于毛笔文献的辑录与笺释。书的每一部分之间都有呼应，也有独立的学术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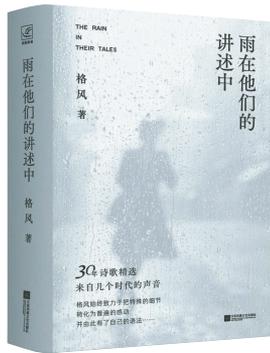
型学在研究古笔时可能并不适用，但是这些稍具规模的图像信息与数据，仍然可能激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。比如现在我们一谈到书法，动辄就说运腕，事实上，“运腕”或是“腕力”这样的语词罕见于宋以前的书学文献。如果我们根据汉唐之间古笔笔头的长度、笔杆直径的平均数据，结合简牍、写经、二王书札中单字的尺寸，以及当时书写没有凭靠的环境，大体可以推断运腕技法是后起的，在中古时期，腕部保持相对静止才是书写得以完成的前提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跨越30年光阴的 “回望之书”

——读诗集《雨在他们的讲述中》

□育邦



《雨在他们的讲述中》

格风诗集《雨在他们的讲述中》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，这是一部跨越三十年光阴的“回望之书”。正如作者在《代后记》所言，“回望千沟万壑，时间中有明显的裂痕，断裂处透出的光亮”，在编撰诗集时，作者明晰地感知了“裂痕”和“光亮”，清醒地意识到诗歌对于自己生命的重要性。博尔赫斯写下时光流逝中的“沙之书”，他说：“我写作，是为了让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。”格风书写生命河流中的罅隙与不确定性，他同样也获得来自诗歌的慰藉：“感谢逝去的时光，让一部分焦虑隐身于诗歌，起到舒缓精神的作用。”这种非确定性的生命存在化为一行行诗句，完成了三十余年岁月的结晶。

格风的诗是克制的、洁净的，他多用白描来完成诗歌的叙述与诗意的呈现。诗歌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建立某种诗歌形象，而在作品中呈现画面感更是最为精当的诗歌方程式。格风的诗歌，画面感非常强，有时如线描版画，有时如水彩泼墨，有时如重彩油画，生动形象，可触可感。但同时，诗人并不急于填满文本空间，而留白甚多，纸上生云烟，深得东方禅宗美学之精义。在格风的语言意识之流中，超现实主义的诗歌叙事占据着主导地位。诗人善于构建动与静的平衡，时光的碎片给予诗人一个个整体而鲜活的诗文本，凸显出众多客观悲悯的诗歌形象。

格风的诗歌美学中，在很多时候，以悬置的方式把世界万物静谥地呈现在我们面前。而深入文本，其美学效果又是惊心动魄的。

在《琴房》一诗中，主人公坐在钢琴前，也许他是一位钢琴演奏家，也许他是一位收起自动步枪（解甲归田）的战士；但没有人知道“枪的来历”和“钢琴的典故”，这构成了叙事意义上的悬置——这首诗的秘密心脏。这些事物缄默，保持着客观与本性，读者试图寻找和获取现象背后的意义，然而并没有答案。《琴房》是一个谜语，但没有谜底。叙述者消失在词语之后，他一直是隐身的，没有展示其情感性、主观性和倾向性。在《叶辉的房子》里，诗人这样写道：“有没有这样一种鸟/在宽大的落地窗前，像诗人那样洞察/白云悠悠的镜像/语言内部的玻璃幕墙。”显然，诗人窥见了“语言内部”的“玻璃幕墙”，它是客观存在的，但它又是透明的，易于被忽略的。诗人必须拥有敏锐的触角才能感知日常奥秘的客观存在。

在《大海与空枪》中，诗人写道：“一个手持空枪的人的出现/像一个危险的譬喻/接受意义不明的派遣。”这个“手持空枪的人”是必然要出现的，他是我们的“同时代人”。这是一个忧伤而轻度愤懑的诗人形象。他知道以这种方式现身喧嚣世界是不合时宜的。诗人是一位资深媒体人，他意识到自己与时代的深切联系，但他清醒地保持着客观凝视的姿态。他属于阿甘本所言的“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，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”——那个宁愿冷眼旁观也拒绝下场或者被强行“代入剧中”的族类。也许他是那个坐在“琴房”中的人，他仅仅剩下一支枪，甚至“他手中紧紧攥着的/钢铁的枝蔓/不过是一杆空枪”，叙述者“拔剑四顾心茫然”，通过某种断裂和虚拟的介入，获取了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，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，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。诗人给我们带来了永不消逝的时代印象与诗歌意象。

袞袞入蜀者，借公兄弟名

读《诗蜀——入蜀诗人的心灵解码》

□蒋蓝

“自古诗人皆入蜀”这一说法由来已久，但最终成型是在晚清李调元和赵熙这两位蜀地大才子的诗文中。从性质上说，“自古诗人皆入蜀”也是移民文化与巴蜀文化对撞生成的结果。所谓唐代诗人皆入蜀，多少有些夸张，但唐代最为重要的诗人都有入蜀的经历，而且往往在蜀地生活期间诗歌创作登峰造极，却是不争的事实，所以韩愈有“蜀雄李杜拔”的说法。

公元668年，才子王勃入蜀，他赫然发现了一个“采江山之俊势，观天下之奇作”的巴蜀，赞叹巴蜀山水乃“宇宙之绝观”。后人遂用“雄、险、幽、秀”四字品评巴蜀的自然地理有如神品。王勃在四川云游了两年多，到公元671年秋天离开川北之时，写下了“长江悲已滞，万里念将归。况复高风晚，山山红叶飞”的诗句，来抒发漫游蜀地的心境。

祖籍幽州范阳（今北京地区）的卢照邻，更是在蜀地生活了十多年。他曾担任新都县县尉，并与郭氏女子相爱，生下一

个孩子。离任之际，他发誓日后回来接妻子。结果出川没多久就因病瘫痪，郭氏女以为他背信弃誓，伤心绝望了一生……

据不完全统计，唐朝入蜀的诗人有73人，作者许永强选取了其中20位，写成《诗蜀——入蜀诗人的心灵解码》一书。作者锐意穷搜，详细梳理、钩稽了诗人在蜀地的种种情状；他充满温情与敬意的笔触，复原了诗人的唐朝生活空间，让这些诗人从人们印象里的“写作者”，回到了充满七情六欲的丰满、可感的“人的状态”。同时，本书也填补了唐朝入蜀诗人专书的出版空白。

除了对大量蜀地风物的记录，我特别留意这些诗人与蜀地发生的种种亲密接触，比如高适镇蜀，较为宽厚，而严武接替高适后，刀锋凌厉，大展酷威。这一切变数，并不能证明高适的软弱无能。

作者在《高适入蜀，天下人人皆识君》一文里指出：“高适为蜀中局势的稳定作出的贡献还是很重要的，他的好友杜甫这样评价道：‘总戎楚蜀应全未，方驾曹刘不啻过。’意思是高适曾为淮南、西川两地节度使，却并未



《诗蜀——入蜀诗人的心灵解码》

才尽其用；‘方驾曹刘不啻过’是指高适的诗歌成就可与曹植、刘桢比肩。这样的高适足可称文武双全了。”应该说，作者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。

杜甫写有《王竟携酒，高亦同过》：“卧病荒郊远，通行小径难。故人能领客，携酒重相看。自愧无鲑菜，空烦御马鞍。移樽劝山简，头白恐风寒。”山简，西晋时期名士，竹林七贤山涛之子，这里借指高适。高适的年龄大于杜甫，时已年近六旬。杜甫对老朋友说，自己没有好菜招待客人，枉自麻烦他乘马远访，只好劝高适多多喝酒。因为高适头发已花白稀疏，而酒可御风寒……在作者笔下，历史的温情濡染着他的笔触，读

来历历可感。

作者意识到，物华天宝、地灵人杰的巴山蜀水，让入蜀诗人置身其间，眼界大开，文学创作更上层楼，成为一个入蜀的群体性结果。正如清乾隆五十五年状元、大学者石韞玉《独学庐稿》所言：“古之诗人盖有得江山之助者。江山之胜，世无有过于巴蜀者矣。杜少陵为李唐一代诗人冠冕，读其诗者谓入蜀后尤奇。”蜀中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、山川风土、宗教思想等各方面都影响着入蜀诗人的创作，为他们带来创作灵感，提供创作素材，进而改变其创作心境，影响其创作风格。

明代何宇度在《益部谈资》中进一步总结道：“蜀之文人才士每出，皆表仪一代，领袖百家。”晚清曾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也说过：“蜀中人士聪明解悟，向善好胜，不胶己见，易于鼓动，远胜他省。”

读罢《诗蜀——入蜀诗人的心灵解码》，我不禁想起宋代诗人叶适的诗句“袞袞入蜀者，借公兄弟名”，在此有两层意义：一是入蜀诗人得益于巴山蜀水的濡染，纷纷扬名天下；二是读者借助这本书，可以一窥唐朝诗人之所以伟大的心路历程。期待作者继续挖掘这一题材，写出更为细腻、更为传神的续作。